

ZHUIXINGCHEN

綴綴星辰

玄 小 佛 著 (台 灣)



台聲出版社

缀缀星辰

(台湾) 玄小佛

台声出版社

1988 · 北京

缀缀星辰(内容简介)

台北无业游民邓旋靠自己与生俱来的财富——一副标准的男子汉身材，一张令女孩子醉心、迷乱、富于男性魅力的脸孔，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

艳丽的舞女艾蕾为他献上了自己的贞操及辛苦挣来养家的积蓄，却连他的地址身份也没搞清……大富豪孟少德的独生女，善良、纯洁的孟思纯也被他的外表和谎言所迷惑，付出了初恋的感情和源源不断的金钱，供邓旋挥霍在赌桌上……正当邓旋扬扬得意之时，精明的孟少德拆穿了他的真面目，邓旋只好落荒而逃。

十几年后，企业界出现了一位显赫人物，他诚恳、仁慈、宽厚大度，行事令人敬仰，他就是当年的邓旋。他重回台北，为了报仇，也要报恩，更欲寻找年青时所遗落的东西。恩怨爱恨，再度纠结，使他悔愧地咽下自种的苦果。

缀缀星辰

(台湾) 玄小佛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9印张 19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

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1~60000册

ISBN 7-80062-022-0/I·124 定价：3.00元



午后两点四十分，由台北开往高雄的莒光号特快车进站了，乘客陆续上了车，找着自己的座位。

艾蕾提着旅行箱，神色慌张，疾步走向车票上写的第七节车厢。

跳上了第七节车厢，艾蕾抚着喘息的胸口，靠在车门旁，咽了口口水，拢拢零乱的头发，安定了上车以前的慌张，开始找自己的座位。

“对不起。”车票上画的是靠窗的位子，旁边已有一位男人坐着，他把腿伸得直直的，脸上盖着一顶鸭舌帽，艾蕾要进去，非常困难。

听到一声对不起，邓旋拿下鸭舌帽，抱歉地笑笑，把那双伸得直直的腿缩回来一些，等艾蕾进去了，邓旋重新伸直双腿，盖上鸭舌帽。

放好了旅行箱，艾蕾正要坐下，才安定的神色，如遭雷击，顿时，凝成灰白。

“一张莒光号的火车票，就以为能逃过我小张？”

面对着象阴魂般出现的小张，艾蕾灰白的脸，只有恐慌地瞪着哀求的眼睛，嚷不出一句话。

“你把我小张想得太简单了吧！”

“小张，你为什么一定不放过我？”

小张板下脸孔，拿下叼在嘴边的烟头。

“下车！”

“小张——。”

“不需要我动手拉你吧？趁着我还能保持点风度的时候，自动点。”

车上已经有乘客投过好奇和探究的眼光了，邓旋听得最清楚，腿伸得直直的，鸭舌帽还是盖在脸上。

“小张，算我求你。”

“别对我摆哭丧的脸，不管用的！”

“小张，你——，车上的人都在看了。”

“那你就该干脆点，惹火了，难看的是你。”

小张把半截香烟往地下一踩，拍了拍邓旋的背，“这位先生，让一让，小姐要出来。”

邓旋拉了拉鸭舌帽，腿并没有缩回来，看了小张一眼，又把帽子盖回去。

“不，小张，我不会回去的。”

“你给我试试看，出来！”

说完，小张一把捉住艾蕾的手往外拉，邓旋两条腿伸得直直的，艾蕾另一只手又死捉着椅背，小张火爆了，一巴掌挥了过去，全车厢轰然惊动，但，所有的人虽然有一腔正义在内心燃烧，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，看热闹地喧哗着。

鸭舌帽拿下来了，邓旋从后面，重重地挥拳过去，蛮狠的小张没料到有这么个管闲事的程咬金，手一松，身子跌撞地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还没来得及还手，劈里叭啦的，连续几个重拳，打得小张眼冒金星，痛得牙都出血了。

“他妈的！你他妈的怎么打人？”

“打你又怎么样？公共场所你就该打小姐？”

“老子的事，你站在一边，少管。”

“你给我下去。”邓旋一步一步逼向鼻青脸肿，无还手能力的小张：“下去，听见没有？”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是小张这般无赖徒的毕生哲学，拳头敌不过了，但，嘴巴还是满口秽言，恶形恶状，一路骂到被赶下车。

“等着好了，过得了今天过不了明天，算我小张今天栽了，他妈的狗男女，饶不了你们！”

全车的骚动随小张被赶下车，逐渐转为窃窃私语，邓旋回到座位上，艾蕾无限的感激，讲不出一句话，两眼眶的潮湿，和那道被打在脸上的五道红指印。

“谢！谢谢你。”

“不必客气，怎么回事？”

邓旋掏出一条男人的手帕，递给艾蕾，艾蕾接过手帕，低头抹着额角，几次险些哭出声音来。

“不方便就别说了，以后留心点，这种人，惹上了就难脱身。”

“没什么不方便说的。”艾蕾缩缩鼻子，坐直身子：“我欠他钱。”

“数目很大？”

“两万块。”艾蕾冷冷地从鼻息中笑笑：“但我还的利息钱都不止两万块了。”

“高利贷？”

“比高利贷还可怕。”艾蕾又是一个冷笑：“他是舞厅的大班，我是舞女，当初借钱的时候，借据上没写利息，他说随便给点意思就好了，事后，他要人不要钱，我卖舞不卖身，每个月他任意开利息，我不是什么红牌舞女，又不会讨舞客欢心，每个月的薪水，付他任意开的利息，再给家里寄点，一个也不剩了，做了半年，两万块还是两万块。最近，他盯我盯得很紧，做了半年的舞女，我放弃了多少比两万块还高的价钱，打死我也不愿意被他糟蹋，所以，我想我只有回家一条路了，没想到，真如他讲的，还是没逃过他。”

“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他要是再找上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也许，我命里注定逃不过他了。”

“怎么会跑到台北做这种事？”

“谁是自愿的？”艾蕾的脸上挂起苦衷，“我有个没责任感的爸爸，好赌，不顾家，又搅上一个舞女，妈靠房租养我和两个弟弟，日子总算勉强能过。有一天，一个男人拿着我们家的房契要房子，限我们三天搬走，你能猜到吗？我那没责任感的爸爸把房子赌掉了，妈气病了，没多久，舞女跑了，爸爸开空头支票，坐牢了，他的女儿是老大，哼！他想也没想到，成天搂抱着那些可怜的舞女，他女儿也做了舞女，让别人搂搂抱抱。”

艾蕾回头看邓旋一眼，两手抱在胸前。

“这故事怎么样？够凄惨吧？有这种爸爸，够哭上三天三夜。”

很漂亮的一个女孩，应该称得上美，亮而艳丽的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宽薄的嘴，不施脂粉而嫩滑光洁的肌肤，身材该凸是凸，该匀是匀，怎么会不红？就如她自己讲的，不会讨客人欢心？的确，才出道，太嫩了，邓旋在旁边细细打量，充满兴趣。

“回高雄后，准备找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人一穷，什么事都等钱用，妈妈每天的医药费，两个弟弟的学费，三张口吃饭，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能应付得了吗？所以回高雄，我还是继续去干那种搂搂抱抱的工作，反正我坚持着一个原则，卖舞不卖身，人不会总是倒霉的，小张那种人，我想不致于老让我遇上。”

这个跟自己丝毫没有关系的人，帮了自己的忙，还要听自己发泄了半年来的忧苦，艾蕾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，好感激，好感激。

“今天不晓得该怎么谢谢你，看我多不礼貌，还没有问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邓，邓旋，你呢。”

“我姓艾，艾蕾。好巧，怎么都是单名单姓？”艾蕾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容：“邓先生住在高雄？”

“我住台北。”

“那么到高雄是——？”

“接洽生意。”

“在高雄预备待多久？”

“还没决定，生意上的事，谈起来，可长可短，成交了就回台北。”

车子飞快地奔驰，一路上两个人谈得好愉快，转瞬，天

色已经黑了，车子到了高雄，邓旋一出车站，就有两个人把他接走了，艾蕾站在车站外，望着他们上车，有一股怅然，为什么不给他留个地址？

※

※

※

啤酒瓶歪歪倒倒地堆了一地，桌上的菜差不多只剩下汤汁，黑七和老刁挑着牙，跷起脚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摆，邓旋咬根烟，两道浓黑的眉，拉得好近。

“你们两个听着，这一票最少我要拿十五万，台北那边，我可是卖尽了老面子，五万块我可是一点也不过分。”

“喂，自己兄弟嘛，”黑七拿下牙签，咧着嘴，巴结讨好地笑：“邓老大，你看我和老刁这付穷酸相，这段日子，就等这次能转转运。”

“十万块对半，你们有什么好嚷的？”邓旋不耐烦地喷出一大口烟，浓黑的眉，拉得更近。

“邓老大，这杯羹，分得太少了点吧？”说话的老刁，一句一字，慢慢的，阴阴的。

“哦？照你老刁的意思，这杯羹，还得再加满点啰？”邓旋又一口烟，盖住了脸部的表情。

“嘿！不敢求多，我和黑七各拿三点，剩下的，嘿，都是您邓老大的了，再多我也不敢开口了。”

“两个三万加起来，还剩多少？”

“嘿，四万。”

“四万？”

邓旋把烟往地上一丢，慢条斯理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

到老刁前面，不动声色，扬起手就是一个巴掌，打得旁边站的黑七，半口气都不敢喘。

“他妈的！你再蹦出一个四万给我听听看，撕掉你的舌头，叫你下半辈子开不了口。”

“喂，喂，邓老大，别动气，”黑七陪着笑，眯着黄豆小眼，哈腰欠身：“老刁的意思呢？也只是跟你磋商磋商，当然，你邓老大认为不合适，我们一人拿二万五，还不是没一句怨言吧。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，待会儿，我请客，我请客，上雪莉跳舞。”

“不去了，明天一早拿了钱我就走，来了一个多礼拜，台北那边我还有事，今天想早点睡。”

“喂！玩玩嘛，您来了一个多礼拜，什么都没招待，今晚算是给您饯行，赏个脸，也算是老刁给你赔罪好吧？”

其实，要睡还真是睡不着，玩玩也好，一个多礼拜来，除了那次车上跟那个女孩聊过话，还没接近过女孩子，邓旋披上外套，又摸出根烟咬在嘴上，算是赏了黑七的面子。

这正是舞厅生意最盛的时间，满场子曲线毕露的舞小姐忙转台子，低而回荡的喇叭节奏，暧昧地流向舞客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眼里。

邓旋、黑七、老刁占了靠舞池最近的台子，大班领来三个舞女，一个比一个装扮得艳丽。

灯光晕晕的，忽黄、忽绿，忽红，闪烁得令你感觉身边坐的人是那么遥远。

三个舞女分别坐在三个人右边，介绍自己的艺名。

“我叫安娜。”

安娜是谁？安娜是艾蕾——艾蕾坐在邓旋旁介绍自己，

满脸职业的伪饰笑容，顷刻，惊喜得张大了眼。

“邓先生，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“你？”注意地透视浓艳化妆品后的那张脸，邓旋拍了下自己的额头，“艾小姐！”

艾蕾感觉到自己的兴奋，笑意嵌在眼睛、嘴角，看着邓旋有好半天。

“世界多小！”艾蕾依旧掩饰不住喜悦，浸了一脸微笑：“怎么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。”

“够意外，又碰面了，”邓旋潇洒地望着，“差点认不出你了，到这儿上班多久了？”

“我带了面具。”艾蕾摔摔肩膀，指指自己的脸：“前天来的，你呢？几时回台北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明天？艾蕾的感觉里，涌上怅然，象那天在火车站，望着他上车离去。

“邓老大，原来遇到老相好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和老刁先下海啰。”

黑七那声邓老大，和邪门的话语，听得艾蕾眼里浮出狐疑，邓旋连忙笑着掩饰：

“朋友熟了，讲话总是那么随便，这就是男人的本性，你别见怪。”

艾蕾笑笑，眼里的狐疑又跟那笑消逝了。

“邓先生，高雄这边的生意接洽完了？”

“今天才算完全搞好，所以，他们拖我到这来轻松轻松，平常，我对这种地方没多大兴趣的。”

透着一股男性力量的眼睛，使那整张脸集合一种不可躲

避的魅力，那咬着烟的唇，那挺拔的鼻梁，那宽而厚的肩，那自己卷的漂亮头发，那高出一般人一个头的身材，艾蕾心底颤颤地轻动，没有女孩能抗拒这样的男孩，人有时是多么肤浅，对吸引人的外表，总是如此地缺乏意志力。

“跳支舞好吗？”

邓旋挑着眼，斜头问艾蕾，艾蕾匆忙从那张俊美的男性轮廓中抬起眼睛。

一支幽幽的，带着凄凉美感的音乐，在邓旋熟练的舞步中扬起来，艾蕾的脚步，技巧地配合着邓旋，那份音乐的冲击，促造了扣人心弦的醉意。

邓旋略低下头，艾蕾仰起脸，你凝视着我，我深望着你，音乐在轻轻飘送。邓旋的手臂愈来愈紧了，艾蕾的脸，慢慢地接近那宽宽的胸膛。

爱情的感觉就是这样的，它令人心跳。

艾蕾的心在跳，当整张脸贴靠了那厚实的胸膛，艾蕾浑然跌进迷乱中。

艾蕾发现额头有着湿热热的烙烫之感，然后烙烫在眼睛、在鼻尖、在脸颊、在唇际，艾蕾跌进了另一团迷乱中。

一支舞、两支舞。三支舞……又一支舞、两支舞、三支舞……

时间在迷乱中滑过去，曲终人散了。

邓旋没有和黑七、老刁他们一块回去。邓旋渴望一种女性的给予，他执着艾蕾的手，深深地注视着，从舞厅出来，走在萧瑟的冬夜里。

“冷吗？”

艾蕾没有回答邓旋的关怀，仰起脸看着邓旋。

“你明天就走?”

邓旋点点头，把艾蕾的肩搂得更紧。

“——不能迟些吗?”

台北那边有票钱可以动脑筋，再不回去，落到别人手里，为了这个女孩——不是太滑稽。邓旋脑子转了转露出不得已的苦衷。

“日本方面的厂商，明天就派人来了，所以，我——。”

邓旋停了脚步，扳过艾蕾的身子，用着注满爱情的眼睛，望向艾蕾：“你能相信吗？我也许爱上你了，我希望自己留下。但，这笔生意影响，懂吗？我现在心情很乱。”

这是多么扣人心弦的话语，艾蕾感动得几乎哭出来，抚摸邓旋的脸，和那头漂亮的卷发，用着所有感情，轻轻抚摸。

“你该回去。”

“你住哪？”问着，邓旋的心里在盘算。

“就在附近，租的房子。”

“你没住在家里?”

“我家离舞厅太远，所以只好在这附近租房子。”

“一个人住?”

“一个人住。”

邓旋心里即刻冲上喜悦，心里的盘算愈来愈如意。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
很小，顶多五个榻榻米，一张床、一个塑胶衣柜，还有一张简单的梳妆台，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但，已经够了，对今天晚上的邓旋来说，那张床就是全部。

“好乱，好小！”艾蕾倒了杯水给邓旋，有点为自己简陋的屋子不好意思：“月底领了钱，我打算搬个地方。”

“我觉得不需要，反正你又不预备永远住这，是不？多省点钱给家里，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？”

这番仁义道德的话，邓旋说得是那么轻易，那么不用心。而对艾蕾，那份关怀，令她感动得眼角湿湿。

“最近好多了，已经不需要每天打针吃药了。”

“唉呀！”邓旋抬起表，做出一脸紧张的表情：“糟糕，都两点多了，我的朋友一定睡着了，按铃叫醒人家，真是很不礼貌的事。”

“这样——，我想，如果——，如果你不觉得地方小，那——，那你就在这住一晚。”

“这——，这不是太打扰你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打扰，如果你不送我回来，你也不会耽误到现在。”

“那——，我只有打扰你了。”很顺利，邓旋心里笑着，“我想，就睡在地上好了。”

“不太合理，能叫客人睡地上吗？”

艾蕾从衣柜里拿出另外一条棉被，铺在地上，又拿出一条毯子。

“主人睡在地上。”

“不，男人睡在地上。”

“主人。”

“男人。”

僵持着，邓旋吻住艾蕾的唇，抚着艾蕾，触着艾蕾。激情在滋长、在延伸、在扩张……

上帝创造男人与女人时，就给了他们共同的弱点。何况，这两个激情的人中，有一个是，早已准备了丑陋的心思。

※

※

※

醒来，睁开眼，窗外的天色，已是上午。

艾蕾猛一警觉，下意识摸摸旁边的床，空的，却摸到一张纸条，上面有几行零乱的字。

——我要赶十点的火车，看你睡得好安静，我不忍叫醒你，我会再来。邓旋。握着纸条，半天，艾蕾跳下床，看看手表，脸也没洗，胡乱穿上衣服，飞快地跑到大街口，拦了辆计程车。

手腕上的分针已指向十，离十点正，只差十分钟了，艾蕾好急。

“开快点，愈快愈好。”

还剩四分钟了，艾蕾不停地看表，秒针一圈、一圈跑得特别快，而距离车站，还有段距离。

象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，终于到火车站了，此时正指着十点。

艾蕾冲进月台，火车，缓缓移动。天啊！艾蕾叫着，跟着逐渐加速的火车跑。

忽然，艾蕾看到一张脸，靠着窗口，伸出头，艾蕾眼眶里蕴着泪光，跑着、挥着手、喊着。

脚步与火车的距离愈来愈远了，艾蕾没有停下，一直跑，一直追。火车慢慢地缩小，缩小，以至消失，完全地消失。

站在车站内，木然好久，艾蕾才离开。

回到小屋，艾蕾摸抚邓旋睡过的床，摸抚邓旋盖过的被子，摸抚邓旋用过的枕头，摸抚邓旋留下的纸条，重复地、

深思地、甜蜜地、怅然地。时而浮起遐想的希望，时而又坠于黯淡的忧伤。

——我会再来。——

纸条上这么写的，艾蕾一遍一遍念着这句，他会再来，何时？明天？明年？没有留地址，没有一点联络的痕迹，而他什么时候再来？

倚在床头，艾蕾小心地握着那张纸条，象是一件无价而易碎的珍品，一回一回反复看上面的字。

他总会再来，他是这么写的，他总会再来，不管等多久，他总会再来，他总会再来，他总会再来的。

※

※

※

真他妈的，一个晚上不到，五万块输得光光的，那票本能见到的钱，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，愈想，邓旋的心里就愈呕，恨恨地把路边一块石头踢得老远，邓旋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，摸摸口袋，一文不剩，他妈的！怎么的？起码车费也总该留一点呀，他妈的！

上哪处去呢？到林爱娇那去吧，到那儿过个夜，顺便拿点钱，到高雄前，他不是说姓王的老乌龟去香港了吗？大概没这么快回来。

转了几个巷子，邓旋按了一栋高级公寓的电梯，登上四楼。

“唷！我当我们绝世美男子在高雄又遇到什么有钱姨太太，被包了下来，不回台北了呢。”

一袭猩红的薄纱睡衣，里面的一切，透得清清楚楚，

剃光的两道细眉画成半月状，凤眼吊得媚媚的，嘴角撇呀撇的。这种女人，对邓旋来说，是毫无胃口了，随便一招手，就能抓上了一大把免费赠送的。

“闭上你的血盆大口，饿死了，随便弄点什么的来吃”。

女人有时候是很贱的，挨了骂，还心甘情愿地被支使，贴钱、贴身，没有半点勉强。

往地毯上一躺，邓旋伸伸四肢，摸出根烟。

“老乌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谁晓得？”端了荷包蛋、火腿、吐司出来，林爱娇腻挨着邓旋：“先随便吃点，我再给你去煮点面。”

“喂猪也吃不了这么多。”大口地狼吞虎咽，邓旋看也没看林爱娇一眼：“弄点喝的来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内容丰富的热汤来了，托盘上还放着一瓶洋酒。

“趁热喝了，尝尝鲜不鲜。”

一口气喝去大半碗汤，又接过林爱娇递过的酒。

“我去给你放热水洗澡。”

吃饱了，洗过热水澡，换了姓王那老乌龟的睡衣，邓旋重重嘘了口气，摆了个舒适的姿式，躺到床上。

林爱娇嗲嗲地爬到邓旋的身旁，骚女人的姿态，有一下，没一下，全展了出来。

一番折腾，邓旋摸了烟，林爱娇连忙递上火。

“今晚输了五万。”

“你真会赌，当心把命赌掉了。”

“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了。”

“唔。”